

天乙法師在戒場鼓勵 比丘尼站起來省思

釋修慈 華梵大學創辦人之一、華梵大學前董事長、
華梵大學蓮華學佛園及慈蓮苑園長、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榮譽博士、
菲律賓比利勤大學行政博士

一、前言

臺灣日治時代沒有真正的佛教，是龍華派民間信仰的拜拜、修身、養性、菜公、菜姑；真正修行要到中國福建，親近虛雲老和尚、太虛大師等參學，而去的大多是有錢人或不怕吃苦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才有辦法去學習。如北部基隆善慧老和尚、玄妙老和尚、斌宗法師、古月法師，以及中部寶覺寺宏宗法師、臺中靈山寺德真、德欽和尚尼到中國參學，於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回來弘揚佛法。這幾位回臺後非常積極努力弘揚佛法，辦了基隆月眉山佛學院還不夠，一直到了臺灣光復後，許多大陸法師跟國民政府一同到臺灣來，這些外省法師很努力弘法，如慈航法師積極號召大陸青年讀書；辦佛學院，有慈航法師台灣

佛學院、白聖長老中國佛教三藏學院、印順法師福嚴佛學院，以及德欽和尚尼請懺雲法師、李炳南居士創辦臺中靈山學苑。有許多學有所成的法師到處講經、弘法、布教，加上白聖長老在獅頭山辦三壇大戒，臺灣許多龍華廟菜公、菜姑都去受戒，才改成正式佛寺，派很多弟子來讀書，臺灣佛法則慢慢生根。很多大陸名山最有修行的大法師都到臺灣來弘揚佛法，佛法真的在臺灣，臺灣是蓮花寶島。

二、受戒

我出生在佛教徒家庭，從小常有出家人來募款，我父親見出家人來，不管家裡無米、無錢，一定要布施。他說布施後心情快樂，無錢再想辦法賺錢就好了。他一生經商，聽經聞法，幫道場工作，他做這



些事覺得一生幸福快樂。父親每去聽經，回來吃飯時，將佛法講給子女聽，我們聽了很高興。凡有法師、居士講經，父親一定要我們去聽經開智慧，才能消業障，有福報。長大後，我一有時間常到臺中靈山寺聽李炳南老居士講經，參加懺雲法師的佛七，並幫忙行堂。原來與佛有緣，才能發心出家修行。

（一）三壇大戒

出家後，家師說：「臺北臨濟寺白聖法師六十大壽傳三壇大戒。常住有師父去受戒，大家有伴，你跟他們一同去受戒。」因我師公、師父他們最早在獅頭山受戒，與戒師們思想、理念相同，回來常住後，就替我報名。剛好民國 52 年 2 月，過完農曆年，師公與師伯公就帶我們常住去見師伯、師叔及十位師兄們；過完正月 15 日後，打包行李去受戒，在三十三天圓滿後即可回來。我們早上五點就出門，坐火車到臺北需要六個小時才能到達。先到北投法藏寺，是師公徒弟的寺院，在這裡洗溫泉，過了一晚；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，參觀寺院後，就叫計程車到圓山臨濟寺報名，知客師帶我到三樓住下來。當時戒子六百多位，而女眾最多。這層樓很寬大並沒有隔間，地是木板的，走起路來有聲音。每人睡覺的地方都在地板上，大約有二尺半寬、六尺長；受戒戒子一隊十位，我是最年輕的，每一隊有一位班長。

我長得很高，但還有人比我更高大。我排在東班第一排第十個，我的戒兄都叫我小孩，因為這裡很多是老人。寮房晚上無燈光，半夜一、二點老人起來上廁所，從我腳後走過；不小心的時候，我每晚都被老人踩到不能睡。當時人很多，地方小而設施簡陋。每天要學規矩、演練，地方還算寬大，有泥石地、跪拜地，及小石頭，跪得腳又腫又痛，有的人不能忍受，用棉花包膝蓋。因為我年輕還能忍受，但是戒師父手常拿一支柳枝，對著不守規矩的戒子就打。當時戒場很嚴格，而戒師、引贊師、引禮師長得都很莊嚴。每天早上講「學佛行儀、戒經」，是分開兩邊講。白聖長老講國語，天乙法師翻譯臺語。天乙法師是讀大學畢業的，並且讀中國佛教三藏學院，是令人敬佩的尼師。

另一邊是道源老和尚講學，比丘尼仁光翻譯客家話，翻譯非常如法且清楚，對初學者很受用，並說住道場要聽住持的話。人家教你衣服反穿，你就要反穿；鞋子要反穿就反穿，不要跟住持反抗，要聽話才能久住常住，對常住要能奉獻服務。師長若沒錢給我們單金沒關係，自己要節儉，懂得努力用功服務，對師長如父母般恭敬服務，對信眾要有愛心引進佛門，這樣學佛的道場才能興旺。不好的事不要向家人講，否則家人會勸你回家；我們若沒道心，無形中就造業，無法修行。凡事遇



逆境要忍受，吃苦如吃補，有道心佛菩薩自然加被，我們就能培養福慧。天乙法師說，修行要堅強，努力站穩。當時受戒女眾很多，男眾很少。我剛出家，什麼都不懂，都在看如何學習。

當時正月，臺北很冷，天乙法師除翻譯外，還教導如何學習禮儀，晚上要巡察，戴著觀音帽到寮房看我們。當時重男輕女，社會上有人供養，大多供養比丘，尤其是外省法師。女眾要耕田自力更生，確實很辛苦。所以，天乙法師說：「女眾要站起來、要堅強。」受完戒回來，常住耕種的作物，一年兩次稻、一次麥，還要種菜、曬菜乾；而過年過節，要做米粿、粽子、豆雞、慶佛誕；信徒家有事，要誦經超度。事情忙得團團轉，回想起來真辛苦，但也因為天乙法師的鼓勵，我們都平安走過來了。

（二）就讀壽山佛學院

民國 54 年，壽山佛學院招生，我就去報到。不久，佛學院寄通知要考試，信被家師收到，結果被罵，去不成。第二年，由師叔去報名考試，星雲大師親自口試，並跟我師叔說：「去年你常住來一位年輕法師，我對她印象很深，應該是要讀書的，希望她回來讀佛學院。」這時我很勇敢的跑去再報名，結果大師考驗著我。大師說：「學生已滿，要等！有人不來讀書，你才有位子進去，不能做正式班學生，要做旁

聽生。旁聽生必須服務常住，有時間才去讀，好嗎？」我說好。當時做了一年的旁聽生，時間過得很快；旁聽生得去趕經懺，有時輪到半夜去，在殯儀館海邊誦經，到了第二天早上六時，輪到下一班，才回去吃早餐。接下來打掃完上課，中午午餐後休息到一點，然後才上課。有時在亡者家誦經、有時在大殿誦經，並分王府、林府、張府、陳府。當家師每天寫在公布欄上，哪一位同學、哪一府誦經，都分配得清清楚楚。上午八點到大殿，各府各誦自己的經，每一個窗戶就有一戶，誦起經來很熱鬧；中午，亡者家人都留在常住吃飯。

（三）星雲大師的貢獻

要栽培那麼多學生吃飯、讀書、不收學費等等，非常不容易。而當亡者家做告別式，全部學生都停課去參加，結束後再回來上課。院長、常住、老師要教書，還要配合做佛事，的確很辛苦。當時臺灣光復二十年，家家戶戶還很清貧，佛法並不普遍，很少人懂得佛堂如何布置，佛門做事卻是艱辛，道場不是趕經懺，就是自耕農，收入很少。雖然當時佛教有講經、布道，但因執政者不是信仰佛教，所以做官的佛教徒都不敢說是佛教徒。當時社會普遍認為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阿公、阿嬤、或不正當的人信仰的宗教。星雲大師就是看到這一點，才更積極地培養佛教人才。

很快一年到了，每科成績八十分以



上，可升正班生專心讀書。但好景不常，院長買三十甲地建大道場、辦佛學院，我們這班同學，大家熱心發願要環島布教募款，而不是去旅行。院長說要八風吹不動才帶你們去；若八風一吹就動，你們就別去了。八風是什麼？稱、譏、毀、譽、利、衰、苦、樂，這八件事都能忍，就帶你們出門；大家異口同聲說：「沒問題。」院長就說籌備半年出門，四十五天勝利回來。

回來後，就開始創辦普門幼稚園，挑泥、挑小石子，樣樣來。接著，佛光山開山。剛開始分別住壽山寺一年半，再搬到佛光山住一年半。課餘出坡挑泥、挑石、搬磚頭……，百般武藝使出來，磨練出能吃苦如吃補。而當時曉雲法師來臺灣文化大學附近養病，文化大學（以下簡稱「文大」）創辦人張其昀聘曉雲法師講課。曉雲法師放假的時候，學生帶她到阿里山遊玩，再到壽山佛學院參訪，並拜見星雲大師，大師請曉雲法師跟同學們開示。法師從後面行如風走上講臺，剛長出的頭髮烏黑、皮膚白皙、高高瘦瘦，我們看了非常高興，大家看到我們比丘尼有光了，我發心將來畢業後一定跟隨她、幫忙她，為比丘尼開一條寬廣菩提大道。但曉雲法師廣東音很濃，我不知她講什麼，只聽懂「中國」兩個字而已。下課後，我跟同學講起這位比丘尼氣質好、功夫好、比丘尼有光，將來我要扶助她。同學笑我說：「那比丘

尼說的話你都聽不懂，要去跟隨她，那才不好呢！」從此我不跟她們談這件事。我每天中午誦《普門品》，將來要幫助她。我怎會起這念頭？因為那時代是重男輕女。一般社會人都供養比丘，看不起比丘尼，心裡難受，戒場也是如此。臺灣比丘尼比例占大多數，今見曉雲法師感受甚深，發願將來跟隨她。

佛學院畢業，星雲大師留我在佛光山，但我一心想要護持曉雲法師，只知曉雲法師在文大。過完年後，我親自北上，找同學心德法師，她住在圓通學苑，跟天乙法師出家。去找她，她不在，由心鈴法師招待我，剛好天乙法師在圓通學苑，引見我與天乙法師認識。天乙法師和藹可親，很關心我，問我北上做什麼？我告訴她要到文大跟隨曉雲法師。她建議我到福嚴佛學院再讀，但我告訴她，家師只同意我在文大。第二天早上，就到陽明山法美國找法師，師父（法美國）說她不知道文大有曉雲法師，但這裡有位文大學生王富雄可以問他。他（王富雄）說只知道有香港女眾法師，這兩天就要從香港回臺灣。王富雄說，我去看，若曉雲法師有在臺灣，我陪你去。結果當天晚上與曉雲法師見面，真是相見歡。曉雲法師很高興，要我留下來親近她，並安排我住的地方；我告訴法師，必須要回去和家師報告，一星期後再回來。



三、親近曉雲法師

一星期後，我就上來臺北，住在曉雲法師的宿舍，三天住永明寺，另外安排文大聽課。有一天褚柏思要去美國，將北投房子交給曉雲法師辦雲門學園，但我要求法師能辦佛學院。因為我見曉雲法師書畫藝術、文書都有獨特風格，只教文大學生很可惜啊！若能教更多佛門出家人或想學習的居士們，那不是更好嗎？當時我看大學生讀完書，父母就要拉回去，怎能學佛？所以，我大膽要求曉雲法師辦學。法師說沒有錢怎麼辦學？我告訴她，你只要負責教我們，其他事情我們大家共同負責就好了。她拉我到佛前發願，不可半途而廢；我當下允諾，有始有終，絕不退縮。剛開始，借永明寺場地來辦學，文大老師坐車來回五分鐘就到永明寺，行程很方便。於是就下定決心，永明寺住持將庫房、廁所打掉，蓋小樓一角給法師上課，學生愈來愈多，大家做很多工作，自己帶便當，也很辛苦！

民國 112 年參加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，帶我們到悟因法師大溪道場——香光山寺。見到悟因法師很高興，談到民國 55 年我們去圓通學苑，見天乙法師要我們去讀高中。時間跑得真快，已經五十五年歷史了。各走路線不同，我發願一生為長者服務，為人抬轎、沒有地位、寄人籬下、難忍能忍、難行能行、不眠不休、半吃半

飽，在飢餓口難開的日子，艱困的度過一甲子，為比丘尼打天下。悟因法師說蓮華學佛園學生很多要吃飯，常住工作很多，真辛苦。猶如悟因法師所言，是真的辛苦。對曉雲法師一生不建廟、不做住持、為文大服務沒有薪水、沒人供養，完全自力更生；沒道場向人借道場辦學，而且一借就是二十二年，已經很不簡單了。

雖然艱苦，但各個參與學習聽法者很有成就，這可說是問心無愧，並且值得安慰的地方。今天，無論是天乙法師、曉雲法師，還是我們比丘尼們，大家只要肯為佛教貢獻，一起共同合作，一定能夠創造更多奇蹟。

四、結論

印象中的天乙法師，是我們的引贊師，長得高大莊嚴、很有威儀。以當時年代來說，是高學歷，又因為家境富裕，她的出家猶如釋迦太子一樣，不願住皇宮做皇帝，走出皇宮，尋求至高生命的真理，只願出家度群迷。天乙法師在高中畢業後，前往日本攻讀學士學位，她選擇了東京昭和女子大學的文科學院，與她的兩位哥哥一樣。這種平等的教育機會不僅反映出她的學業成就和學習熱情，還表明她來自一個經濟寬裕、父母開明的家庭。這種支持和平等對待，與一般家庭中對兒女的差別對待相比，可能有助於她形成獨立自



信的性格。

前面提到比丘尼經過很多方面大磨練、考驗，如今，比丘尼大大提升，除了國內弘法，海外弘法也揚名國際，大家都豎起大拇指，臺灣比丘尼比五個讚！臺灣道場沒有比丘尼的扶助，就沒有如此的大事業。剋實而論，女眾比丘尼做事細微、負責任、善良、吃苦、耐勞、慈悲、和藹、恭敬。

天乙法師六十二年前在戒場說：「比

丘尼站起來」，這份省思直到今天，成就了現今的比丘尼。倘若天乙法師當時不那麼勞累，能享受天年，看到佛教比丘尼的努力辦學、慈善、濟貧等利生事業，如此百花齊放、多元發展的盛事，我想天乙法師在常寂光淨土見到此景，必定能開心，讓人快慰。今悟因法師特別孝心，為自己家師舉辦百歲誕辰紀念研討會，她老人家一定讚嘆不已；同時，希望年輕人繼續接棒發展下去。無量壽無量光，阿彌陀佛！

【訊息】

邀請您護持捐款，支持佛教文化志業

助印《佛教圖書館館刊》可採線上信用卡捐款

《佛教圖書館館刊》創刊於民國 84 年，是一份關懷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的雜誌。旨在發展佛教圖書館事業，提供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的理論及分享實務作業資訊。

本刊創刊至今已發行 73 期，發行期間長達二十多年，是一份非營利刊物。每期出版後寄贈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、大學院校圖書館、佛教圖書館、佛學院所、佛教研究相關單位及人員，並開放海外地區圖書單位申請，邀請您共同為佛教文獻的保存、傳播而努力，支持佛教文化志業的發展。

護持捐款，不限金額，歡迎隨喜贊助。

線上信用卡捐款

<https://www.gaya.org.tw/library/donate/>

郵政劃撥捐款

帳號：19131030 戶名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

